

主编 陶德臻 马家骏

副主编 傅希春 陈挺

5

二十世纪
欧、美、
大洋洲文学

世界文学名著选读



世界文学名著选读

第五册

(二十世纪欧、美、大洋洲文学)

主 编 陶德臻 马家骏

副主编 傅希春 陈 挺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家骏 何乃英 陈 挺 陈 慧

陶德臻 傅希春 谭绍凯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京)112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高等师范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系列教材之一,与《世界文学史》相配套,共五册。第一册为亚、非文学;第二册为古代至18世纪欧洲文学;第三册为19世纪与20世纪初欧、美文学;第四册为俄苏文学;第五册为20世纪欧、美、大洋洲文学。

本书特点为:1. 容量大。这套作品选读较全面地介绍了古今世界名著,包括黑非洲文学。2. 体例新。对入选作品采取逐章缩写的办法,同时摘选重要章节。读者可以通过阅读缩写在短时间内了解原著的情节,又可通过节选了解原著的写作风格。对部分短篇小说和诗则全文照录。

本书除用于教学外,还适合各界世界文学爱好者使用。

责任编辑: 吴学先

世界文学名著选读

第 五 册

(二十世纪欧、美、大洋洲文学)

主 编 陶德臻 马家骏

副主编 傅希春 陈 挺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25 字数 293,000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2,050

ISBN 7-04-003506-5/I·70

定价 4.30 元

目 录

〔法国〕阿拉贡：《共产党人》	1
莫里亚克：《蝮蛇结》	40
萨特：《禁闭》	54
尤奈斯库：《秃头歌女》	62
〔英国〕高尔斯华绥：《福尔赛世家》	70
艾略特：《荒原》	86
乔伊斯：《尤利西斯》	92
奥凯西：《给我红玫瑰》	99
〔爱尔兰〕贝克特：《等待戈多》	115
〔奥地利〕卡夫卡：《变形记》	127
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134
〔德国〕布莱希特：《伽利略传》	142
伯尔：《莱尼和他们》	155
〔意大利〕皮蓝德娄：《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	178
〔丹麦〕尼克索：《红莫尔顿》	186
〔美国〕奥尼尔：《琼斯皇》	216
德莱塞：《美国的悲剧》	227
福克纳：《喧哗与骚动》	262
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280
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	299
海勒：《第 22 条军规》	323
〔澳大利亚〕劳森：《把帽子传一传》	346
〔智利〕聂鲁达：《诗歌总集》	355
〔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364

共产党人

作者阿拉贡(1897—1982)是法国诗人、小说家。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曾多次出访苏联。他的创作一度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后逐渐形成独特风格。1957年获苏联列宁和平奖金。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巴黎的乡人》、以《现实世界》为总题的系列长篇小说等。

《共产党人》(1947—1951)是一部以二次大战为背景的巨型长篇,写的是发生在1939年2月至1940年6月间的事件,共分六册,约140万字。第一册(1939年2月—9月),描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法国各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第二册(1939年9月—11月),描写法国对德宣战后,实际处于无战事的莫名其妙状态;第三册(1939年11月—1940年3月),写苏芬战争期间法国政府的种种表演;第四册(1940年3月—1940年5月),写达拉第政府的垮台,英国代理人保尔·雷诺的组阁;第五册(1940年5月),写5月10日希特勒突然出兵荷、比、卢,七天之后便逼近巴黎,遭受惨败的法国上下一片混乱;第六册(1940年5月—6月),英法30万联军撤回英国本土,巴黎宣布为不设防城市,拱手相让,而共产党人正积极组织抗德力量,变帝国主义战争为争取独立的民族战争。整部作品以真实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共产党人的英勇斗争和赛西尔与让·德·蒙塞的爱情故事贯穿始终,结构紧密,场景变换迅速,文笔流畅,风格幽默。

译文:第一册,叶汝璉译,作家出版社,1956年7月北京第1版;第二册,金满成、冯俊岳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第三册,金满成译,作家出版社,1957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四册，冯俊岳译，作家出版社，1958年6月北京第1版；第五册，冯俊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1月北京第1版；第六册，冯俊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2月北京第1版。

第 一 册

一九三九年二月至九月

序 幕

五天以来，那些遭到失败的人象一股暗淡的浪潮，从国境的几处缺口涌进来了。这些西班牙人原以为在东比利牛斯省会遇到同情和援助，哪知道只有军警的凶神恶气。中学教员皮埃尔·高麦宜受知识分子救济委员会主席儒勒·巴朗瑞教授的委托，前来救护那些逃难的教授和学者。他在一片惊慌和混乱的人群里奔波往返，暗地里在察寻那些不能入境的党的同志。

第1—11章

银行经理的女儿赛西尔对自己一向过惯的生活渐渐地厌烦起来。她记不起在什么时候和怎样第一次发现丈夫弗莱特、她的父亲以及所有她认识的人都是些可怕的人。弟弟尼古拉年轻的就荒唐成性，和他的同学让·德·蒙塞简直不能相比。蒙塞出身贫寒，一九三九年他刚满十八岁。因为偶然的原因在赛西尔家住了一段时间。这少年以不可遏制的狂热爱上了美丽而忧郁的赛西尔，赛西尔也以同样的激情热爱着他。只是两人一个羞怯，一个矜持，还不曾跨越情人的界限。

惠斯慕勒在他的别墅里自杀了。这个大名鼎鼎的银行家经营着英德两国的业务。阿姆斯特丹交易所股票的狂跌使他的银行瞬息间倒闭。这意味着英国即将对德宣战。这事发生不久，苏德签

订和约的消息象风似地传遍法国。

第 12 章

迦雅雨夫妇匆匆忙忙地回到巴黎。全国好象爆发了一场暴风雨。惊惶、恐惧压在大多数人身上。突然间，报纸都大喊大叫起来，好象收音机的声音给人不小心一下开得太大了。所有的咖啡馆，所有街头巷尾闲谈的处所，所有的玩纸牌的桌子上，所有少数朋友的交际场中（例如打高尔夫球的人们的谈话或者交易所周围酒吧间里的谈话），都一下子带上激怒的、要把一切都加以清算的口气。所有那些素来就彼此怀恨在心的人，那些有过矛盾而暂时暗中摺在一边的人，现在都突然在桌子周围、在广场上、在公事房里、在穷乡僻壤里当面吵开了。还有的人以为已经熄灭了的怨恨，吞咽下去了的愤怒，遮盖起来的憎恶现在都复活了。人们脑子里塞满了的其实是别人在上次大战之后搞出来的傻事，罗加诺^①呀、白里安^②呀、“二·六”事件呀、莱茵区^③呀，自然还加上三六年的罢工喽。家庭也都成为争取权威的中心了：有些父亲被儿子看成毫无理由的人，心里头有了气，对他们的儿子又使用起说什么就什么，不许反驳的权威来了。有些儿子呢，对父母大嚷大闹，说被他们出卖了。战争的来临、死亡的威胁、延续好几个月的可怕的谣言，一切都并在一起来摧毁这个民族的神经系统。在这一切当中还有那股自以为有机可乘的人们的得胜的叫嚣。本来憎恨战争的人民，突然间，开始愿望战争了，希望它象闪电一样把暴风雨之前的叫人受不了的气氛来一个结束。有什么出路呢，不单在国际形势上，而且在可怕的危机、喧嚷、纷争上，除了巨大的不

① 指 1925 年英法德比在瑞士罗加诺城所签订的公约。

② 白里安为法国资产阶级政客，“罗加诺公约”之订立即为其斡旋所致。

③ 指 1936 年 3 月 7 日希特勒侵入莱茵不设防地区。

幸,集体的灾难,还有别的什么出路呢?这样,孩子们只要经过一次惨剧,他们就觉得再没有法子活下去,他们将再不能够跟他们的母亲说话了,再不能在邻居面前出现了,所以他们打算向各路逃奔,追随波希米亚人去,或者跳楼自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么年幼无知。那种内在的报复精神并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在巴黎街头奔跑的人群,在香榭丽榭游行的队伍,高声叫喊的少妇,穿着军服的军官,带着乍听起来仿佛有点矫揉造作的粗暴的声调的年轻人,冒火的店老板,举止不安的、突然从人行道上出现的混进学生群和穿着很好的妇女群里的人物,……他们在巴黎歌剧院广场上或者在圣日尔曼·戴·卜列大街上,在共产党报馆周围,在政治机关附近活动;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或直觉的愤怒表示出来的唯一效果。每天,报纸都带来一个叫人更加惶惑的强有力的理由,一些照片,几条大字标题,使得法国人莫名其妙,认不清谁是他们的敌人,竟把昨天的同盟者看成他们明天的侵略者了。最受人攻击的是左派而不是右派;因为整个国家已把苏德的亲近,苏德的条约看成一种灾祸,人家甚至说它就是布尔什维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军事同盟。那些把苏联怀恨在心的人们,他们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看出来的是所谓“群众的错误”的鲜明表示,是左派政治的破产,是他们有理由的一种证据,而他们却被人叫作乱党,叫作“讨厌的家伙”,“讨厌的家伙……”唉!唉!……在这个恐怖的夏天,那些迷失了方向的人,他们信不过他们的耳朵,他们亲眼看到了他们一生的理想的瓦解,见到了他们在自己身上所培育的伟大感情的瓦解,见到了他们的关于社会、历史、善、恶的观念的瓦解。在他们面前,在各种信仰的不可思议的状况中,一种无边的嘲笑声起来了。这种嘲笑声表明少数人对群众的无耻的胜利;同时,在这种混乱和恐怖里面,多少正直的人心里这样想:一切走上了绝路,离开了正轨,必须牺牲那根本挽救不了的,来保存其余的……最重要的……。就

在这些正直的人眼里看起来，战争再也不象是不可能的，说不定，战争还能使人一下子醒过来，促成法国人的联合吧……。一九一四“神圣同盟”的记忆对于一些老“共和党”具有一个富有希望的新的意义。他们心里想：这一回，我们分裂了……但为了拯救民主，必须联合那些找机会攫取统治权的家伙……必须集中所有的力量……必须把受骗的工人从共产党们的领导下争取过来……必须使那些乱党转过身来反对德国……在去年，假想战，动员令，不是用来粉碎十一月的罢工的吗？这回又是动员令，不一定是战争呵！希特勒在恫吓，我们看吧，希特勒在恫吓。万一宣战的话，那还是打不起来的。希特勒恨的是英国……动员令把整个国家放在达拉第的统治下面，而达拉第又是个“共和党”……。全体支持达拉第！在这些日子里对总理就跟对宗教一样有一种信心。甚至，在没有多久还把他叫作刽子手的那般人……也全体支持达拉第！一些叫人惊奇的嘴巴都喊着那些拥护的口号。一些自以为是世界上最公正的人在恳求人民跟随达拉第了。达拉第，达拉第……他庄严地在电台上广播。他有那种真诚而严重的语调，带点渥克吕斯省的口音。这个人就是我们昨天看见他从共和国广场到民族广场，在勃鲁姆跟多列士之间，举着拳头的人^①。全体支持达拉第……正如整整一年以前，多米尼克·马洛对“不动产银行”的德·艾格弗宜先生说的一样。全体支持达拉第……拥护慕尼黑式的和平。拥护跟着条约之后，跟着俄国人的出卖之后而来的明天的战争呵……战争的责任，谁能够否认该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来负呢？我们要是宣战，那是被迫的。全体支持达拉第……。达拉第就是法兰西呵。在偏僻乡下的小房子里，在收音机的周围，焦虑的一家一家的人都在倾听陆军部长，这位新的神人的广播。幸好我们有达拉第。全体

① 1936年，为了庆祝“人民阵线”政权成立的日子，在巴黎举行了由多列士、勃鲁姆及达拉第引导的示威游行，从共和国广场出发向民族广场前进，达拉第表面上高举着拳头向沿途欢呼的群众致敬。

支持达拉第！他刚刚把吉罗都召来帮忙，于是，从诺尔省到南方，从彼尔多到斯特拉斯堡，在那些各式各样的，而却又相似的法国人的住宅里，一群群受惊的，不安的，想知道究竟的人，都默默地聚集在收音机的周围，在邮电局印的日历旁边，来倾听隐秘的、恼人的广播，这种话语，在千万大大小小、老老少少的听众，包括矿工和葡萄收获者，出租椅子的女人^①跟大兵，客商同哲学家在内的听众听来，就是“祖国”的官方的发言，“苏姗娜和太平洋”^②的修词吧。张口结舌的人们从吉罗都的广播里知道特洛亚^③之战也许要进行啦……

第13—16章

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跟谁请教，跟谁去谈呢？玛格丽特·高微萨小姐极想找个人谈谈。她是律师瓦特兰的女秘书，也是小组的人，已经四十多岁了。和她同一小组的巴特里时·奥飞拉则吓破了胆，竟然去外交部要求差事，他还是《人道报》的编辑之一呢！在街上他遇见一起骚乱。正在散发《人道报》传单的布理扬老爹被军警打了，他的残废人车子翻倒在路旁。老爹望见奥飞拉便喊了一声，奥飞拉却装着没看见赶紧逃了。

“人民之家”的成员恰在巴黎灯火管制的第一夜开会。街道上黑漆漆的一片。高微萨小姐赶到时，大部分同志已在那里了。大家谈论着《人道报》被查封的经过。纪佑穆·瓦里耶把新婚的妻子也一同带来了。他将被征入伍，妻子米舍琳替代他在小组的工作。娇羞可爱的米舍琳立刻赢得大家的好感，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尽管她并不是共产党员。

① 在公园等公共场所出租椅子的人。

② 吉罗都的小说。

③ 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中的名城，此城围攻十年不下。此地有喻大规模战争的意思。

第 17—22 章

让·德·蒙塞的姐夫罗拜尔·迦雅原先在“苏联之友”做过事。镇压共产党人的风声渐渐吃紧，同志们便到首饰店来找他，请他帮助收藏一些文件。迦雅不是党员，警察一直未找他的麻烦。可这些文件让他如坐针毡。他让妻子伊娥纳把帐本送到诺瓦西的娘家，自己则做贼似地把文件扔进了塞纳河。

从西班牙回来的拉乌尔·布朗沙仍然在威思奈汽车工厂配件车间做工。车间代表大会象往常一样定时召开，但开会前很混乱。浴室的存衣间里，一些人在互相争吵。布朗沙只听见战争、和平、协定、共产党这些字眼，社会党人也夹杂在里面起哄。一个工头抵着嘴一旁观看，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

多多满脑子无政府主义思想，在酒吧间他冲着布朗沙喊叫，说战争是由俄国人的条约挑起的。既然斯大林把希特勒引向了英国和法国，那么共产党声称的和平就是骗局。法国的共产党居然还支持条约，简直昏了头。布朗沙心情沉重地竭力向工人们解释。但大家的头脑都很混乱，只感觉战争逼近的恐怖。

第 23—24 章

儒勒·巴朗瑞回家比平时略晚了些，三个女儿象往常一样哭哭啼啼地围绕着父亲。这位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世界著名的和平主义倡导人，在条约签订后也迷惑了。“人权同盟”的一部分科学家写了一份反对苏德条约的声明，巴朗瑞犹豫之际签了名，心里却很痛苦。来他家请求解释的高麦宜没有过多地追问，只是默念着几天之内发生动摇的那些人名。现在，又添上了巴朗瑞。

第 25 章

总动员令很快下达了，许多人接到了通知服役的路证。赛西

尔的丈夫弗莱特把路证换成了留用证，就是说他不用上前线了。这使得赛西尔突然想到自己其实很盼着丈夫去送死。蒙塞的身影总在她眼前晃动。让的姐夫迦雅被征入伍了。伊娥纳亲自送他去火车站，显得既缠绵又忧伤；而迦雅已有了武夫的神气，好象他原先就渴望斩断与非军人生活的联系。

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不可避免的流血。这一次的流血又是怎样的规模呢？

第 二 册

一九三九年九月至十一月

第 1—4 章

从早晨起，法国已进入战争状态，但巴黎人似乎还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这好象一个人已经发烧，却自以为只是天气有点热一样。巴黎露天咖啡厅的慕勒少校和贝纳德帝少校，象聊天气似地谈论着波兰战事和马奇诺防线。只要墨索里尼保持中立，忙于攻打波兰的希特勒是顾不上法国的。既然如此，何必要主动进攻呢？

《人道报》编辑阿芝·巴邦达尼现在已是巴邦达尼中尉了。到波兰罢课那天，他的房间就被人搜查过两次。一些人跑来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仿佛记者就应该无所不知，何况是个共产党记者。巴邦达尼在这儿没有发现其他党员，只有同情共产党的瓦特兰律师可以交谈。他感到孤独，时刻提醒自己要履行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

右派议员多米尼克·马洛处在难以忍耐的兴奋之中。马上就要发生战争和马上就要作部长这两件事连在一起，对于单独一个人真是吃不消。九月九日，达拉第召回了贝当元帅。元帅认为墨索里尼想要赖伐尔作内政部长，在埃塞俄比亚事件期间，赖伐尔

始终是搞好罗马关系的一个人。十一日，张伯伦突然到了法国。于是内阁的人事又有了新的变动。等十四日新的内阁宣布之后，不仅是社会党，所有各党各派中有野心的官场人物都感到失望。马洛实在是空欢喜一场。

第5—6章

从雷维纳律师家出来，高维萨小姐立刻着手作油印的准备。按照小组出纳员乌依曼所作的计划，传单的内容是：解释苏德条约，党对于战争费用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建议召开国际会议来重建和平，十四区的问题，特别免役人员的地位，每周四十五小时工作制，减少加班工作时间……米舍琳在党不过十五天，但高维萨小姐觉得同她一道工作很顺手，不象勒麦尔或书记洛贝克那么麻烦。油印出的《人道报》质量自然不及从前，纸很坏，字迹也不很清楚。在西蒙·德·戈岱勒侯爵的客厅里，这份不成样子的报纸受到贵客们幸灾乐祸的嘲弄，而对于远离巴黎在军中服役的同志们来说，便是沙漠中的及时雨了。

第7—11章

在拉柏琳营中，纪佑穆·瓦里耶作为骑兵在此服役。经过一段时间的谨慎试探，他找到好几个自己的同志。军医吕西安·塞龙布来之前还是党的候补中央委员。他换了好几处地方，总是不到一两天就让人知道了身份。因为他名气太大了。不少军官先生们想用他们的政治议论压倒这位共产党议员，塞龙布虽不是口若悬河的人，却能泰然自若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并且纠正他们所提出的事实和日期的错误。渐渐地，大家都认为他是个好人了。在解散共产党组织的消息传来时，那些军官先生们反而同情起他来。

第 12—15 章

内阁会议关于解散共产党的决定刚刚做出，警察就进行大规模的查封、搜捕和审讯，甚至不能等到第二天政府公报发出以后。显然他们是待命而行的。“人民之家”、“苏联之友”、“妇女联合会”、“人民救济会”以及各个工会办公处等所有党的常设机构都在一夜之间被查封，有人被捕，有人逃走。党组织活动转入了地下。米舍尔同妻子分居，又不好明说是党的安排。塞龙布的夫人贝纳德蒂看望丈夫只能呆两、三天，要安排的事太多，否则就不能适应地下工作。高维萨、罗丝·杜塞利埃和米舍琳都被通知改换姓名，接头地点和油印传单的地方也经常更换。

这个非常时期一开始，罗丝便马不停蹄地去各地旅行。她想通过“青年女子协会”来恢复党的联络网。她去过波尔多、沙朗特省、罗尔亚省、里昂……即使她去访问的人并不是共产党员，她也差不多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当然，也有个别胆小鬼和对党失去信心的人将她拒之门外。人们是何等兴奋地接受给予他们的那些传单和资料啊！各种各样的问题包围着罗丝，不用说，是为了更加狠狠地驳斥那些无耻之徒。除此之外，罗丝还要尽量寻找和掩藏党的中央委员们。在巴黎，大约还有十五个中央委员必须从警察手中救出来。

第 16—20 章

“假如世上有一件事是我所能想象得到的话，一件我所能想象到的事……而结果却是……如果有一件事……”尼古拉不清不白地说。

“这又该用酒来祝贺一下，是不是？有时你身上一文不名了，你会说反正有女人倒贴我……既够两个吃喝，三个人也会够的……”

若瑟特一面说一面勉强地冷笑了一下，她的抹了口红的嘴好象是一个吻痕，非常奇怪；不过尼古拉的那个身体健壮、带点黧里黧气样子的同学让·德·蒙塞却讨她欢喜……而让·德·蒙塞呢，这时如同在梦境中一样，他是以明知考试不能及格的心情在念书，因此及格的问题……从夏天宣战以来，赛西尔的消息一点也没有。九月间，他由于绝望曾埋头于书本之中。他一边痛定思痛，一边努力温习化学。这些都是他在舒阿西所经历的各种悲剧中的一幕。他的父亲为战争激动得不得了，只是拿他的红醋栗和胡萝卜的园地来出气……象战争初期那几天的警报是没有了，但是父亲的怨声叹息却没有停止。摆在让面前的威胁是，如果他考不及格，父亲免不了要咒骂一场，而让自己也深信会考不及格。这件事虽然没有使他睡不着觉，不过却使他非常烦恼。为了不再去想赛西尔，他拚命地读书。果然，当他拚命看书的时候，他便不再想起赛西尔了。真的，在那种灯光受到限制的晚上，拚命去读，他只好耗费自己的眼力了。生活在这防空的环境里，一边是那个随时出现的带着警笛的防空组长（他本是个爱好养鸽子和世界语的人，在做居民防空组长以后，他终于能够发挥自己的特长……这个家伙留着往上翘的唇须），一边是怕得要命并拚命节约的德·蒙塞太太，说句老实话，真有说不出的苦痛。夜里他常常做些奇怪的梦。他始终无法对这次大家都感到莫名其妙的战争关心起来。这次战争一点战争的样子也没有。现在他既然学会了看报，他就拚命去看那些奇怪的报纸，看完之后，他只感到惊讶。究竟相信谁呢？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谎话，都是伪装。德·蒙塞太太不愿打开她那些已经装好、随时可以带走的行李，找一本书就必须东翻西翻，如果你打开的正是一床被褥的话，樟脑球就要弄得在地板上满地滚了……此外，人们所讲的和报纸上登载的并不一致。人们讲的也是些令人难于置信的事情，例如说人们在前线各个堑壕里演奏音乐，还有那些宣传

牌和在扩音器中发表的声明，以及波兰走投无路和人们称为盟友的两个国家在打扑克争胜负。在我们这个地方，兵士们是反对英国人的。每去买一回纸烟，你便会听到一通惊人的闲话。大家，连那些最单纯的人在内，都讲些前一天本区发生的事，大家对这些事都感到莫名其妙：例如有些人无缘无故地被逮捕了，因为说了一句醉话，或者是因为在邮局排队时说了一句侮辱达拉第的话……有什么可说的，这是警察统治的时代呀。这种情况在巴黎郊区更特别可以感觉到。让拚命地读书，以免去胡思乱想。后来，恰和预期的相反，他竟考取了，而且成绩非常之好。

他犹豫不决，不知是否应该回舒阿西去。他是又惊讶又疲倦。终于考取了。这件事是意想不到的，不过却没有什么用处。他步行走到特罗卡岱罗宫去，他决心不经过亨利·马丁路……然而他还是走了亨利·马丁路。这一次赛西尔却不在高坡上的树下。这一次看不到她穿的那件水绿色的连衣裙了。栗树荫下再也看不到她的情影了。在那边的狗也不是赛西尔的狗了。他抬头一望，看见赛西尔楼上的玻璃窗都糊上了防轰炸震动的纸条，不过都是关起来的。他白白地等了一阵，赛西尔并没有走到阳台上来凭栏远眺。他在那里待了一个钟点，过路行人都斜眼瞅着他。他现在是毕业考试及格了，因此……脑子便没有什么地方可用了……既已及格，……他以后就不用再那样用功了……赛西尔又把他的心占住了……那位看不见形影的赛西尔……她既然在他心上，他怎么能够看得见她呢？天气十分好。亨利·马丁路上的天气永远是好的，那是连太阳也依依不舍、去而思返的地方。天气真是太好了。窗上的枳档就象是贴在他的爱情上的封条一样。这样说我还是爱她？我还在爱她。我生活中只有她一个人，只有她才能使我的生活有意义……世界上没有上帝，也没有魔鬼，虽然有战争，但是人们并不在打。现在拥护和平被认为是犯罪，谈论“祖国”被认为是不懂事

事……他是多么渴望回到赛西尔的那层楼上去呵。在那里，他会坐在她脚下的缎子作的大圆软凳上，而她则一定在替自己的丈夫织毛袜。在这个时候，所有的妇女都在为自己的兵士们织毛袜……他在自己心上又找到了赛西尔，他知道她不会再离开他了……有两个月，不，不完全是两个月，他欺哄自己，但是没有用。他宁可为赛西尔而痛苦。他那埋首读书的两个月，简直是人间地狱，可是他现在已离开了这个地狱。不过，一过诸圣瞻礼^①，他必须学医……早上，到医院去，……然后上课……那时我的心上是否还有给赛西尔居住的余地呢？这个赛西尔，我曾把她从心中驱逐出去，但是没有用，她又重新回来了。为了能对这些新的生活条件具有热情，就必须对于一个前途稍具信心，也不管那是什么前途。谈到前途，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下旬，一个十九岁的大学生能有什么前途呢？这时天色渐渐暗了。让从来时的方向回头走，重新走回亨利·马丁路，然后在那蓝色的、塔脚分开的巴黎铁塔面前沿着通向塞纳河的台阶走下去。巴黎的这种美景只能使人想起人们的卑怯。你看他们为了偷生，都准备随时把首都丢掉！他想起了他在等待考试结果发表期间所听到的人们讲的那些话……他从陆军大学步行走到蒙巴纳斯区。引导他走的只是那赛西尔的影子，只是那不时在脑中浮现的赛西尔，只是那在夕阳映照下都很象赛西尔的每个过路的女人。十月的夜晚渐渐地深了。他感到身上有点冷。“多姆”咖啡馆尽管障着防空幕帘，他还是想到了里面的灯光和温暖，于是他走了进去。

战时的“多姆”咖啡馆和在平时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它的玻璃窗上挂上了黑色窗帘，咖啡馆到底还是咖啡馆。咖啡馆内一连串的景象并没有变，只是男顾客稍微少了些，嘈杂声也稍微少了点。往来里面的，有种种不同国籍的可怜人，这时除了一些常来的

^① 诸圣瞻礼节为11月1日，学年一般从此时开始。